

九大案 牵头 风吹草动 县长抢滩 市长武三求 锻炼 失踪的市长夫人 曹老秘 老干
案 牵头 风吹草动 县长抢滩 市长武三求 锻炼 失踪的市长夫人 曹老秘 老干
牵头 风吹草动 县长抢滩 市长武三求 锻炼 失踪的市长夫人 曹老秘 老干

◎ 毕四海 等著

JIU JIU DA AN

湖南文艺出版社

毕四海等著

- 九·九大案
- 县长抢滩
- 牵头
- 风吹草动
- 市长武三求
- 老干部处
- 曹老秘
- 锻炼
- 匿名上告

九九 九大案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九·九大案/毕四海等著;金在胜选编.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4. 4

ISBN 7-5404-3285-3

I. 九… II. ①毕… ②金…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N.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5611 号

九·九大案

毕四海 等著

金在胜 编选

责任编辑: 汤亚竹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大道 2 号 邮编: 410014)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 印刷

*

2004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25

字数: 332,000 印数: 1—12,000

ISBN 7-5404-3285-3

I·2066 定价: 22.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1	九·九大案	毕四海
45	县长抢滩	肖元生
93	牵头	赵金禾
128	风吹草动	季 宇
177	市长武三求	老 鹤
230	老干部处	祁 智
289	曹老秘	杨少衡
327	锻炼	宋宪民
359	蝉蜕	王梓夫
387	匿名上告	津子围





九·九大案

■ 毕四海

1

那个在白市的官场和民间沸沸扬扬许多日子引起了不大不小震动的“九·九”事件虽然如今已经在我老家的土地上、空气里、官方和民间渐渐平息，一些倾斜亦已恢复平衡，一些凹凸亦已摆平，我却依旧无法释怀、忘却。事件出乎意料的结局与某些官员莫名其妙的立场和态度，让我的思绪突然不由自主地向着某种深层次的领域开掘、触摸，并且由此引发了我很多的联想，这些意识领域里的东西确实是“九·九”事件引发的，当然，没有在官场里多年生活的经验和感受、岁月和积累，这种引发也是不可能的。置身在不大不小的官场里也有不少日子了，原来一些日子发生的一些事情给予我的感受本来就像那些日子一样习以为常，总觉得生活的逻辑、官场的规律本来就是如此，这架机器的运转根本已经由最权威的理论、法规、政策、决策层、领袖人物规定得好好的了，大大小小的官员只不过是些大大小小的螺丝钉罢了。“九·九”事件却让我发现，官场里的许多事情，包括“九·九”事件，其爆发的导火索、其发展的轨迹、其结局，往往不是由那一切所决定、也不是由官方有意识的运作所都能够左右、甚至也不是由民心 and 党心所决定，在这一切的一切的后边，在官场人群——包括大官，也

九·九大案





包括了小官——的群体意识深层，还有一种“魔力”，它是那么无法无天，那么力大无穷，它让官场里的人群几乎是本能地产生冲动，从而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群体处世规则……我实在感觉着自己笨得很，我的叙事能力根本无法把我思考的东西梳理清楚，更不用说叙述得绘声绘色了。我想，我也许还是讲讲那个“九·九”事件吧，故事本身也许比我高明。

我记得，我被迫介入老家的“九·九”事件、或者大案是从那个天上没有星星的深夜开始的。当时我正在做着——一个不错的梦，那个梦出奇的清晰，烦乱、平庸的日子已经让我很少能够在夜里作出这样的梦来了。老家的刘书记升到市里来了，柏县长也升到市里来了，他们来得都很体面，一下子又空出来了两个位子，这对于许多人来说，可是一件千载难逢的事，对于我来说则更是如此。一则，刘、柏两人拜托我许多日子的难题我根本就没有去做却意外地解决了，我完全可以故作神秘地含糊其词地说都是市委的重用和你们的政绩突出而又显示出弦外之音——我也是起了相当作用的，这样的语言我用得已经是相当的娴熟了，他们肯定也是会感激涕零的，干我们这一行的就是用这样的语言来联络感情网络和打发日子的，实际上，不用说我这样的干部处处长，就是一个常委部长也很难给一个人去独立解决一个乌纱帽的，因为人权绝大部分都攥在书记那里。二则，我多年来的心愿似乎也得以实现了，衣锦还乡。我一下子成了老家的县委书记。至今回想起那个梦来我还是觉得那么心猿意马，觉得那么真切。梦做的像生活、日子那么逼真是在心灵上刻下痕迹的。它一反我过去做梦的常态——即使梦在流动、进展中我也恍然似乎知道自己在做梦——这个梦确实一点点也没有梦的样子（唉，我是多么不想从那个梦中走出来呀）……送我上任返乡的奥迪爬上了老家的天仓岭，想不到迎接我的竟然是她，周姑子戏《王小赶脚》中的二姑娘、我上初中时暗恋的那个青叶庄业余剧团的有名的“醋坛子”，她还是





那么一个青衣女，她站在那棵老柿子树下面。她冲我媚笑着，水袖一摆，竟然还唱出了她的拿手好戏——俺、俺得了那个病，阴阴阳阳的不想动弹，大口地吃醋不觉的酸……恰恰就在这当儿，一阵又急又火的电话铃声把我的好梦一拳头击碎了。说实话，那时候的我懵懂中第一个比较清醒的念头竟然是“地震”。由此可见人的意识是多么的不可思议。思绪本来就是一团乱麻你根本就无法理清它的来龙去脉。即使世界上最有学问的说梦大师弗洛伊德虽然写了那么多关于梦的书，若是真叫他说清、说准哪怕一个活人的一个梦恐怕比登天还难。我看看“天达”语言报时钟的电子显示屏，时间已是深夜两点零三分，接还是不接？我的手伸到电话机子上，而主意却在飘忽不定。地震显然是没有影儿的事，那么是个什么电话呢？按说我这个组织部的“小婆婆”——上有部长老婆婆，下有科员小媳妇，半夜三更的一般情况下也没有什么火烧眉毛的事儿。这时候哪一个部长也不会下达什么指示交办什么任务，虽说考察老家柏县长的任务已经下达了一个多月而我还没有动身去操作任何程序，然而我知道这种事情有关部长是永远也不会追我的，而我也一再说要去却迟迟不做动身也不知道我的意识深层有什么东西在作梗。想一想，我的许多行动实在是，一种潜意识在关键时候抵挡、阻碍了上头的指示，也让我不能按照有关精神去自觉行动，而是一些本能的动作——岂止我这样，许多官做的比我大得多的人和许多官做得比我小得多的人往往也是这样。那么到底是谁的电话呢？电话铃声依旧在那里执拗而尖利地响着，显示着对方的焦灼与企盼。又有一个念头冒出来，前妻虽说在我当小科员当得又乏又累的时候改嫁了一个老板日子并不像她想得那么金山银海，我熬到处长的时候她也来过三四个电话大有后悔的意思，不过现在这时候人家即使被大款丈夫抛弃也不会给我打电话来的。我想——刚才那个“想法”可不是想来的而是不期而至——那些官场里的有求于我的朋友，跑官的





心情再猴急猴急的表面上却也都是沉得住气的，他们基本上都操练就了“千年媳妇熬成婆”的耐性，这种时候也许夜不成寐辗转反侧却是绝对不会来打扰我的。大本，市委组织部，从干事熬到干部处处长，想想也有十几个年头了，夜里十一点至凌晨七点的电话，这还是第一个。我下意识地哆嗦了一下子，难道是老家七十多岁的老娘突发急病，妹妹一个人应付不了从她那情人矿长处打来的？我几乎要马上抓起电话，可是这种无意识作出的“判断”接着又被一种“有意识”排除了。老娘一辈子自称“泼驴”，几乎从没有吃过药打过针，前天还来过电话声若洪钟地大骂那个“吃人粮食拉狗屎的千刀刮万刀镞的，七十二个心眼子只管赚黑钱，把半个庄子开煤井都开塌了，仗着狗日的姐夫是刘老一，”我说，咱家的房子没有沾光吧？老娘说，亏你还是一个官儿，只看自个腚上的毛。我说，儿子自然没有老娘的觉悟高，您是老革命了。老娘骂鬼孙，我自个去找刘老一。我急忙说，老娘，你就别折腾了，刘老一在县委书记中绝对是人性最好的，他绝对不会叫他内弟只管开矿不管老百姓房子的。老娘说你懂个腿，亏你还是一个混官饭的，里头的道道你不懂。老娘当时那声音中可是没有一丝一毫的病兆。再说，老家大大小小的当权者从乡里到县里都是我认识的或不认识的朋友，他们没有不买我的账的。妹妹也很会利用这一招的，她知道与其给我打电话倒不如直接给柏县长打电话——鬼才知道怎么搞的她已经和柏县长很熟了——柏县长指使县人民医院比我管用一百倍。柏县长那里我敢说如今肯定正愁着没有机会向我“表示”呢。那么，这个让我有意识想出来或无意识冒出来一个又一个想法的旷日持久的电话到底是哪一位先生打来的呢？我多少有点恶作剧地又瞅了它半天见它依旧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只好无可奈何地抓起那个红色听筒，听筒里传来的还真的是妹妹那“人、然、日、肉、热”没有儿化音的蹩脚的普通话。





妹妹说，……哥，就你一个人在……床上，没有女人？（如今城市里的各式各样的流行病业已传到乡村，妹妹很有点儿现代派的味儿了）别笑，过一会儿会有你哭的。

我问，小妹，你这是在哪儿给我打的电话？又是在裘老板那里是不是？

妹妹说，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这事不能守着他……用的可是他的手提。哥，出大事了，老家出了‘九·九’大案，就是昨日格，一百多号人冲击县公安局，逮了十四个。

我说领头的就是那位裘老板，是不是？

妹妹半天没有吭声，我不知道她在那边想的是什么，然后她说，哥我知道你不会帮他的……可是，这一回，人家是受害者。

及至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我才冷静、富有理性地分析出当时下边的话我完全是“无意识”地“说”出口来的，有句古语云，三思而后云乃官场至宝耳。其实，我愈来愈认识到，一向奉行“三缄其口”、“沉默是金”、“君子木讷其表而锐利于内”、“君子无戏言”为做官一大堆准则的官场里，连最老道、最历练、最刀枪不入的老油子，有许多时候他们的言论也是无意识的产物，岂止言论耳，包括行，也往往如此。说实话，我之所以不务正业地很冲动地想写出“九·九”大案来，也是因为它的起因、发展、结局似乎都与我的这一发现有关。我记得，当时我是这样冲口而出来回答小妹的，在古县，裘老板还用我帮？凭着他是刘老一的内弟，仅此一条，他就永远成不了受害者。

妹妹显然也是冲口而出，你算说对了，在古县，欺负俺们老裘的种儿至今还没有生下来。俺们就敢吹这份大牛。



我这个官儿和妹妹这个民儿的如此言论，真是一种积淀了上千年的群体无意识，而这种玩意儿，官场与民间又似乎是一脉相通的。随着我这个故事的叙述，你会愈来愈清楚这一点。

我说小妹，那、那你哪一根神经疼了，和我半夜三更的骗什么？

妹妹大叫，老娘叫公安局逮走了，大处长。

我的脑瓜在黑夜里嗡地一声胀大了，作为一个儿子，我最知道我的老娘，她虽然生在长在荒草野坡，是一个最标准的山里女人，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却是一个天生爱管闲事的角色。她的一生颇富传奇故事。看来她老人家在“九·九”大案中又本性难移地作了精彩表演。这一点丝毫也没有让我吃惊，她肯定能够做的出来，问题是再怎么爱管闲事也不能冲击公安局呀。下边的话，显然又是我无意识地“说”出来的，怎么，公安局的人就难道没有给一点面子？

妹妹说，你和大头熟，那些个小不豆粒大概不知道老娘还有一个管官的儿子。再说，老娘也从来不说有你这样一个当大官的儿子。

我觉得好像受了一些污辱似的，我大声说不可能根本不可能。他们局长，还有那个王品，会不买我的账？

妹妹冷笑一声说，这事就是那个王品干的。

我的心里咯噔一声，嘴上没有说出什么来。妹妹骂，这个傻帽。不过，听说他本来倒是不同意抓人的，上面压着他，他又非要抓老娘不可。

我的面前浮雕般地凸出一个黑煞神似的棱角分明尖刻的大盖帽形象。我沉吟片刻脑子里想了不少的事情，我说，事情是有点儿棘手，老娘怎么撞到了他的枪口上……不过，你不要着急，我给柏县长打一个电话看看再说。

妹妹又叫起来，哥，你别大意了去，“九·九”大案，老娘可是主犯，主谋，又供认不讳。这事儿你想保咱老娘没事一





个电话怕是不大行，还有，这事里头的道道不少，这事你怕是要去找刘老一，柏县长怕是管不了了。

我在心里不能不承认妹妹说的对。看来妹妹对官场的曲里拐弯并不陌生。我想起了考察柏县长的任务，我很快找到了回老家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了稳妥起见，我还是向分管部长汇报了老娘的事情。事实证明我的做法是对头的，如今的官场已经不同于往日的官场了，它奇怪地有时候充满了温情，就看你会不会玩儿了。部长对这件事出乎意料的关心，他的表态虽然是不具体的却显然给予了我出面通融的社会空间和心理支撑。我的表态则是请部长放心，我这次回古县主要是去完成考察任务，其他的事情我会处理好的。要不，派另外的同志去？部长说，不，你必须亲自去，只带一个做记录的就行。我当然是很真诚地向部长表示了感谢和忠诚……

3

我必须暂时放下对“九·九”大案的叙述，因为有一个人物让我不能不中断我的叙述，他对我的吸引力简直太大了，他就像春天的田野里的突然而至的大风刮得我不能不向后转。再说，这个人物对这个故事来说也太重要了，暂时把我的叙述让给他也决非亏事。他就是王品。我想拿出专门两章的篇幅来分析一下王品，因为我始终认为只有对王品的心理结构分析出一个头绪来，也许才能真正理解“九·九”大案对于这篇小说的意义，也许才能找到打开“九·九”大案出人意料的结局以及王品本人因为“九·九”大案而产生的政治命运突变的一把大锁的钥匙，也许才能看透许多显然与王品迥异的另外许多官员的心理结构，也许才能真正理解我写这个东西的苦心。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叙述的惯性，我对王品这个人物太了解了，我本人就亲自考察过他两次。其中一次，他是副县级公安局长的

九·九大案





第一候选人。两次考察的情况对王品都是极其有利的，谁知道，两次的结果却都是因为官场的某种东西作祟而砸锅。本来我是打算把那两次考察以及后边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写成一个故事的，“九·九”大案的发生，让我觉得把它们合在一起一锅煮也许更好。

我记得王品引起市公安局局长的高度欣赏并且极力要提拔重用、一再向市委组织部推荐的根本原因是说他面对即将爆发的恶性、突发性事件时的“大将风度”、“举重若轻”，以及制止这类事件时所表现出来的天生的“大智大勇”、“尺寸有度”。请注意，这几个带引号的词儿决非杜撰而是均引自市公安局的报告。报告列举了王品以一个小小的县局治安科长的身份两年内竟然神奇地制止了五起恶性事件的发生，还非常出色地化解了、处理好了三起业已发生的恶性事件。这些事件只有两起是发生在古县，大多数则是发生在市郊区及其他地方，市公安局特令王品跨地区来支援的。我第一次来考察他，我记得他是作为市郊区副县级局长的候选人，那是1997年。考察他的时候，他的顶头上司、古县公安局副局长丰子仪（他也是一个代表性、标志性人物，在“九·九”大案中他也是一个重要角色。他已经列入了我的业余小说写作的重量级人物画廊）非常动情、充溢着激赏的口吻介绍着王品。他说，我只是给你讲一个、只一个绝对真实的故事，你就会清楚王品这家伙有一手多么绝的活儿，而这一手又是公安系统目前最宝贵、最缺乏、最镇人的。如今这突发性、恶性事件是愈来愈多了。王品是个鬼才。绝对的。他一出场，那些个恶霸地痞流氓光棍帮派头子就怵就玩儿完。也他姐的真叫邪，处长，你不会不知道今年春天发生在市郊县的“三·一八”事件吧？……丰副局长是大秘书出身，语言表达能力之强在公安系统实属罕见，他讲得绘声绘色，而我一旦记录下来却又融进了无法更改的重叙述、重心理分析、轻描绘的毛病，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情。丰说，一





个法庭庭长喝醉了酒到水库去洗澡，玩耍，嬉闹，不经意把一个八九岁的男孩推进深水中去了，命该如此，男孩下水就叫呛了肺，当即死亡。那个庭长绝对没有杀人的主意却杀了人。典型的一个突发性事件，叫一个坐过十年大狱对公检法充满仇恨的贪污犯拿了过来发泄心中的仇恨，那人挑动了五千名手持大刀、土枪的农民包围了法庭，非要当场杀死法庭中的五名法官、法警不可，他们已经把五名法官法警打得遍体鳞伤，那个庭长业已奄奄一息。市郊县出动了数百名武警赶来，一场巨大的流血事件一触即发。市公安局长火速调去了王品。王品只身一人赶到现场的时候，那位劳改释放犯正在和市郊县公安局长对峙，那人叫嚣，你们开枪，我们老百姓就拼命。红了眼的老百姓一起叫拼命拼命！局长喊，你敢杀一个人我就下令开枪。劳改释放犯叫，叫我不杀人也可以，你局长放下枪走进圈子里做人质，写下保证书，枪毙杀人犯，不逮一个老百姓。局长说，庭长当然要依法严惩，你挑动流血事件也跑不了你。这时候，王品高大的个子拨开了局长，叫，我是市局的特派员，你的条件，我答应。说着解下枪支，脱下警服，上身只穿一件白衬衣，一个人向圈子里走去。他的从容不迫、神态自若似乎有一种神力，让那个包围圈自动地分开了一个口子，王品走进了。他来到法庭的台阶上，说，我做入质，我写保证书。你们放走法官法警。劳改释放犯见王品什么武器也没带，便走了过来。他说，杀人犯要先留下来，你写完了保证书再放他走。王品说，你说错了，不是放他走。我现在宣布市公安局的逮捕令，马上逮捕他。王品一挥手两名警察抬着一副担架走来，王品亲自把手铐铐在庭长的手脖子上。群众见状激愤的情绪开始平息，男孩的父母本来是把两把菜刀架在庭长的脖子上的，此刻也拿开了。王品说，你们走吧。除去庭长躺上了担架，其余四名法官法警仓皇地离开了。王品站在台阶上大声说，兄弟们，干什么的都有坏人，干我们这一行的也不例外。不用劳动





诸位，我们自己会收拾他们的，每一年我们都会自己扔掉自己锅里的老鼠。一个孩子好生生地淹死了，哪一个父母、爷爷、奶奶不心疼如焚，我的心里也刀子绞着一般疼啊。王品动情了，卧蚕眉下深陷的两颗黑黑的眸子蒙上了泪花花。他沙哑地说，兄弟爷们放心，政府绝对饶不了这个贼羔子，该毙就毙，该无期就无期，咱们不是有法吗？至于说兄弟爷们，我王品一命担保，谁也没有事。哪一个局子敢逮你们，我王品替你们去蹲大狱。大伙回去吧，在这里围着也不是个法。群众叫王品一席真掏心窝子的话感动了，一个跟着一个离开了法庭的门口，包围圈慢慢消失了。那个劳改释放犯也要走人，王品拉住了他，说，哥们，我看你这个人挺义气的，交个朋友，我请你喝两壶去如何？王品说的很真，那人也当了真，跟上王品向镇子里的一家酒馆走去。三杯酒下肚，王品说哥们，你怕是要跟着我走一遭。那人说去哪里？王品说你这种人还能去哪里？那人在大牢里练了五年功夫要和王品较量一番，说时迟那时快，王品的一只手早就一下子抓住那人的手腕子了，五根手指头像利爪杀进了那人的腕子里，那人可能被扼住了动脉，全身不能动弹一下子了……

4

（我分明是想喘口气，所以在这里分了段。离开写作间到小小的客厅里喝了一杯劣质茶又回来干这份挣不了多少钱却肯定会对我的仕途不会有好处的活儿）我曾经听说过市郊县的“三·一八”，却不知道有这样一段神奇动人的故事。和丰副局长谈毕，我便去找王品。想不到，这位鬼才在我的面前却十分的即不鬼也不才，甚至还有点儿呆；有点儿木，尤其是那对眸子半点神采也谈不上。它们让我想起了老家冬天的“懒皮窝”里卧在地上晒太阳的老牛的眼珠子。两道传奇般的黑浓眉毛也





是毫无威严可言。他老兄的口头表达能力不用说和丰副局长媲美了，简直是让我特别失望。老家的人把这种嘴头子形象的称之为棉裤腰。我要他说说他的绝活，他说，扯……王八蛋子，我哪有什么绝活，咱只是以心换心，老百姓好哇，老实，到啥时节也不能欺负老百姓，欺负老百姓、伤、伤天害理。有权的、有势的、有钱的、拳头子大的，谁也别“黑虎”（可能是欺负的意思）老百姓，那天下一准就太平。我就认这个理。他不再去说什么了，只管去抽他的花椒木抠的特大烟斗。我怎么样也不能把眼前头的王品和省警校的高生、省公安系统的鬼才这样一些赞誉联系起来，然而，我在给王品整理考察材料的时候却还是情不自禁、不由自主地摒弃了过去的冷冰冰的公文气十足的文风而是充满了小说家的溢美之词。如今想起来，那份考察材料基本上是我用无意识的神力“写”出来的，显然，这种无意识是由一千多年来一个一个关于“包公”、“施公”、关于许多行侠仗义的故事沉淀在我们的祖先的血液中变成遗传基因然后又传给我们的。我有点担心考察材料通不过，没承想却在部里博了个满堂彩。分管部长还公开说，以后我们的考察材料也要改革，要写的感人、生动。看来，不光我的遗传基因中有那种玩意儿。我想，王品这一次肯定是会平步青云的了，全市公安系统也传开了王品马上就要出任市郊县公安局长的新闻。谁知道，这件事的结局竟是那样的出乎人的意料（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想起来，这种事情出现这种结局在官场中是屡见不鲜的，要不，我就不会写出这篇小说来了）。在市委组织部、市公安局、市郊县常委的联席会上，王品砸了锅——未有获得通过。而且，我听说——当然是听说，我现在还没有资格与会——80%的人都投了反对票。关于这件事的传说非常的耐人寻味，传说中，在还没有正式付诸表决的会议的前半部分，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为王品唱赞歌，而到了表决的时候，却只有少数几个人投了赞成票。听说——这种事情，从来都是姑妄言





之、姑妄听之的——连那位最欣赏王品、最给予王品表现机会的大局长也没有投赞成票。散会的时候，人们却又一个一个的大摇其头，谁也不甘示弱地表现出一副吃惊、不理解、十分惋惜的样子，而且人人的样子都十分的真诚。我对这些事情百思不得其解，有一天，我偶尔翻到了一个叫沃拉斯的英国议员写于30年代的一本书《政治中的人性》，书中的一句话让我似乎抓住了什么却又不能明晰其中的奥秘——大多数人的大多数政治见解并非是受正义、法则等的推理的结果而是习惯所确定的无意识本能冲动的结果。

最让我不可理喻的是上面的命运之神对于王品打击一次似乎还不解恨，一年以后，冥冥之中的怪力又宰了王品一刀。这一次古县县委常委和古县公安局党委向我们呈报来了王品的考察材料，准备提拔他为副县级公安局副局长，我的任务只是复查一下他们的考察材料而已。其实，他们的所谓考察材料只不过是抄了抄我的那份而已，也充满了对王品的推崇。我想，这一次是肯定没有问题的了，这一次决定王品命运的已不是那些陌生的大官，市委组织部对一个副县级，大多是向分管副书记汇报一下，便把材料批下去，让县委常委和公安局一把手去表决。表决的人全部是对王品知根知底的几个伙计，他们会好意思的……比如刘老一，比如柏县长，特别是柏县长，和王品是十几年的酒友了，三天不在一起喝酒就是咄咄怪事。那位已是正局长的丰子仪对王品更是没的说。然而，事情的结局又让我惊呆了。我憋不住和我的副部长说了这件事，副部长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笑了笑，说，你还是嫩了点。不过，这一次古县人似乎对王品不是特别的同情，人们大多数是这样子来评价这件事情的，“王品此人头脑不正常”。我的妹妹这样子说，“王品的脑瓜里少了一根弦”。我打电话问柏县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柏不敢和我打官腔如实诉说，王品这个伙计吆……头脑有点不太正常，我们不大敢用。我继续追问他说的头脑不正常是怎





么一回事，柏县长苦笑着说老伙计了，人又有本事，我能不想用？唉，一言难尽呀，处长老弟。后来，妹妹来市里，我才闹清了王品这一次又砸锅的根由。其实，这件事似乎和王品的提升并无因果关系说白了还是那个官场的“怪力”作的祟。离古县委常委正式开会研究王品的副局长还有一个月的時候，神差鬼使，王品一网打住了七八个嫖娼的鱼，一律政府官员。最大的鱼是刘副县长，另外那几个人都是不上品位的芝麻粒儿。那时候，刘老一已经去了中央党校学习，柏县长是党政一肩挑。柏县长对这伙人当然是深恶痛绝，大会批，小会骂，声色俱厉地说一定要严办，要给老百姓一个说法，尤其对那位刘副县长更是骂了个狗血喷头。我知道，——也许有点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老柏有点儿公报私仇，他和刘副县长尿不到一个壶里已非一日，在古县也是公开的秘密。刘副县长的群众口碑又差，所以，柏县长声讨起刘副县长来可谓是又放心又痛心。他对王品则大力褒奖，说王品给古县立了一个大功。他对王品说，你管处罚，老婆领回去的，罚款六千，自己个回去的，一万。我管开除党籍，还有，该降的降，该撤的撤。王品问刘副县长怎么办，柏县长说，你只管处罚那几个小官，姓刘的你管不了，由我来管，我饶不了他。王品依了柏县长，他也知道柏县长与刘的关系。他当时也许是这样想的，姓刘的这种人就应该叫柏县长汹汹地收拾一顿。所以他放心地让柏县长从他的黑屋子里领走了刘副县长。二十多天过去了，那几个小官该罚的罚了该撤的撤了该开的开了该降的降了，而刘副县长却依旧以副县长的身份到省党校学习去了。一天，王品在一个酒场上骂了酒友柏县长，说他莫名其妙，说他包庇坏人一路货色云云。柏县长大度地笑着说老弟，你不懂，你的不懂……王品越想越气，就去找了一位受到严厉处罚的副局长让他写信给市纪委告发刘副县长，因为他和刘副县长在一个钟头内共同睡了同一个女人。结果是，那人当即向柏县长汇报了此事。第二天，柏县